

红飘带上的文学：从锅底灰到史诗

王 军

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中庭，红色飘带从大堂凌空而起，在穹顶下交织成火炬的形状，阳光洒下来，像火焰在跳动。这是“地球的红飘带——文学中的红军长征”展的核心装置。每一个走进文学馆的人，抬头看见这一抹红色，仿佛就被轻轻牵引进了90多年前的那段征途。

展览的名字，取自巍巍198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地球的红飘带》。不久前，“地球的红飘带——文学中的红军长征”展览开幕，巍巍之女魏平在开幕式上说：“父亲心中，从天宇俯瞰地球，红军足迹跨越千山万水二万五千里伟大壮举，就像一条炽热鲜红的飘带，横挂在这个地球上。”这条红飘带，从江西等地出发，绕过万水千山，最终会聚于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。它由许多东西编织而成：草鞋、绑腿、马灯、门板，还有斑斑血迹。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，是锅底灰。

亲历者们拿起自己的笔

“长征”的名字诞生在路上，而记录它的，首先是亲历者自己的笔。

展厅第一单元展出的毛泽东长征诗词八首，是领袖在“马背上哼成”的诗史。“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。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屈指行程二万。六盘山上高峰，红旗漫卷西风。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？”1935年10月，在六盘山上，回顾长征艰难历程，展望革命光明前景，毛泽东即兴吟咏了一首《长征谣》，后修改成这首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。1935年10月是个时间节点。此前一年，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；此后一年，1936年10月，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胜利会师。

长征的文学表达远不止于此。1934年，红六军团西征途中，政治指导员李真写下《突破封锁线》：“山头迎战赤旗飘，山下围嚼饿虎嚣。宿鸟归飞云蔽月，竹林惊犬狂逃。”张爱萍翻越夹金山后留下“夹金六月犹飞雪，红军渡泸从头越”诗句，欧阳文则有“脚踏夹金千秋雪，目览瑶池九寒天”之句，皆是翻山越岭之际的即时书写。王六生的《有个战友倒下去》写道：“小辣椒，闪红光，行军锅，响叮当”——这是战士的文学。

日记是另一种更直接的记录。肖锋持续记日记60多年，逐日写下突破封锁线、强渡乌江等细节，结果为纪实文学《长征日记》。他曾说自己记的不是个人历史，而是“留给后人”的。陈伯钧从1933年至1950年记下4000余篇日记，长

征途中每日行军里程、粮食短缺情形等均有记载，其日记因“全景式地不间断记录”而被视为长征重要史料。它们是在饥饿与寒冷中，写在粗糙纸页上的即时记录。

从锅底灰里长出史诗

展厅里有一幅很特别的画。它画在粗糙的纸上，墨色不均匀，深深浅浅，像是用锅底灰、烟筒灰调出来的。画上是位老人，手提马灯，拄着木杖，在夜色中随军前行。这幅画线条粗拙，用笔急促，但你仿佛能从那些粗粗细细的线条里，听见行军锅的叮当声，闻到锅底灰的焦苦味。这是黄镇的速写《林伯渠同志——夜行军中的老英雄》。画上的人年近五十，长征路上提着马灯，走在队伍里。

黄镇时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。长征二万五千里，他走一路、画一路，前后创作了四五百幅速写。缺绘画工具，他就刮锅底灰、捅烟筒灰自制墨水；画纸更是五花八门，有战场缴获的纸，也有老百姓家的黄表纸、春联红纸。这些作品大多数在战火中丢失，仅有25幅被拍摄成照片留存，1938年由萧华辗转带到上海送交阿英，结集刊印为《西行漫画》。因画作未署名，加上战时通信不便，作者一度被误认为是萧华。直到1961年，阿英找到黄镇，黄镇翻到《林伯渠同志——夜行军中的老英雄》时说：“这幅画唤起了我的记忆，一页页翻下去，好像又走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的行程。”从此，这本画集找到了它的作者。1962年再版时，《西行漫画》更名为《长征画集》。

一本画册，找了20多年，才找到它的作者。而画上那位提马灯的老人，也早已在1960年辞世。长征中的文学与艺术，不是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诞生的，而是在饥饿、寒冷、伤病和死亡的缝隙里，从锅底灰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。那些写在烟盒背面的诗，那些刻在树皮上的标语，那些口耳相传的歌谣——它们最初的模样，可能粗糙、可能笨拙，却带着生命本来的温度和重量。

比名字更持久的存在

1935年5月22日，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冕宁彝族区。由陆定一执笔、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，其中写道：“红军万里长征，所向势如破竹。”这是目前所见“长征”一词



“地球的红飘带——文学中的红军长征”展核心装置“红飘带”。

首次在正式文告中出现。在此之前，这场远征有过很多名字：西征、战略转移、突围。直到走了万里路之后，它才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名字。

名字有多重要？有了名字，散乱的足迹就成了一条路；有了名字，那些牺牲在路上的无名者，就有了共同的归处。他们的名字散落在湘江两岸、雪山之巅、草地深处……但文学记住了他们。王愿坚的《七根火柴》，写一个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，在雨中把七根火柴一根一根数给战友，然后闭上眼睛。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。小说里只写：“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，那是一个党证，揭开党证，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。”文学的功能，就是在这“一只抖抖索索的手”里，让无名者获得了一种比名字更持久的存在。

1936年8月，毛泽东、杨尚昆为出版《长征记》征稿：“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，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、民情风俗、奇闻轶事，写成许多片段，于9月5日以前汇总交总政治部。”稿件从各部队汇集而来，有人写在粗糙的马粪纸上，有人写在缴获的账本背面。丁玲和成仿吾等参加编辑，至1937年2月完成，是为《红军长征记》。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写作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许多素材就取自这些稿件。

这是我读过的最独特的文学选本，作者里有军团长，有炊事员，有卫生员，有宣传队员。文字水平参差不齐，却有着任何专业作家都写不出的东西——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真实。

带新读者回到那条路上

巍巍为了写《地球的红飘带》，60多岁两次重走长征路，一次顺走，一次逆行。1983年第一次重走途中，他在四川天全伤了腿，接诊的是天全县中医院的中医陈怀炯。巍巍在天全住了18天，伤愈回京后，他寄去刚获茅盾文学奖的《东方》，扉页上写着：“怀炯同志存念，并向您深致谢意。”《地球的红飘带》出版后，他再次寄书致谢。聂荣臻元帅在序言中写道：“读完全书，我仿佛又进行了一次长征。”

这是一种奇特的传承。长征的亲历者把记忆交给作家，作家把记忆变成文字，文字又带着新的读者回到那条路上。红飘带就这样在一代代人手中传递着。活跃在当下文坛的作家丁晓平在“地球的红飘带——文学中的红军长征”展览开幕式上说，长征精神不仅属于中国人，也属于全人类。要跟随前辈作家们的文

学脚步，做人民的学生，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。

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庭的红飘带，正是这个传递过程最直观的呈现。站在展厅任何一个楼层，你都能看见红色绸带盘旋升腾。移步换景，每个角度都是不同的构图。站在那里，我看了很久，忽然觉得，那些在长征路上倒下的革命先烈，那些在日记中记下诗词的将士，那些用锅底灰作画的艺术家，那些在铁索上匍匐的勇士——他们并没有消失，只是变成了另一种存在。他们化作了这条飘带上的红色，在每一个有光的日子，依然明亮，依然温暖。

红飘带跨越时空

长征文学的生命力，正在于它从未停留在纪念馆里，而是始终参与着新时代的历史。展览第四单元，主题是文学工作者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那里有一个立波书屋的复原场景。清溪村是《暴风骤雨》《山乡巨变》作者周立波的家乡，如今散落着22座作家书屋。有村民说：“一不小心，我们的家竟成了别人的诗和远方。”

从红军战士的锅底灰，到今天的作家书屋，这条红飘带一直在向前延伸。从长征途中的油印小报，到国统区的破壁发声；从埃德加·斯诺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被译成数十种语言传遍全球，到美国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76岁重走长征路写下《长征：前所未闻的故事》——长征文学从来不只是中国的。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，跨越时空，跨越民族，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8.6万多人出发。1936年10月，三军会师。中间隔着湘江的血、乌江的浪、高山的雪、草地的泥，隔着无数没来得及的告别和没能兑现的归期。那些用锅底灰写下的字，用生命换来的句子，从那条路上长出来，长成了中国文学中带着锅底灰的气味、带着弹片温度的那一脉。

它们不是被“写”出来的——是从那条红飘带上，一针一线绣出来的。

（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）



又拥有成长小说必备的生动和感人；既写出了自然环境的残酷和科考工作的艰辛，也写出了人性的温暖、团队的协作和探索的乐趣；它既是中国科学家不懈攀登的缩影，也关乎全球气候变化、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重大议题。它没有因为读者是孩子，就把世界简化或矮化，而是带着他们一起，去仰望那座精神的珠穆朗玛。

（作者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原社长兼总编辑）



赵晏彪、王十月主编的《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——汉学家眼中的中国》，脱胎于《作品》杂志“汉学世界”专栏，后由中国华侨出版社精选来自尼泊尔、阿富汗、澳大利亚、越南、肯尼亚、埃及、拉脱维亚、美国等10余个国家22位汉学家的25篇文章，结集出版。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：它们是外国作者以异域思维和审美眼光，用中国文字书写的“中国故事”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“他者视角”。

这种视角的力量在哪里？在于“发现”。

读者读到拉脱维亚作家西蒙的《我沿着老舍的足迹》一文，会感到一种奇妙的双重陌生感。西蒙写他2012年第一次读《茶馆》时的感受——“并不觉得它特别吸引人或有趣”。这个开头本身足够吸引眼球：一个拉脱维亚年轻人，22岁时接触老舍，最初的感受是隔阂。但正是这种隔阂，让后面的“相遇”变得格外动人。几年后他来到中国，在朋友推荐下“再次给了老舍一个机会”，从听播客到读英文译本，再到读原著，一步步走进老舍的世界。看完翻译作品，西蒙就开始在读原文的同时研究老舍笔下的北京方言——儿化音。那些中国读者早已熟视无睹的口语表达，在他的笔下成了需要查方言词典才能理解的“文化密码”。他写自己去什刹海，朋友告诉他那里是电影《十七岁的单车》取景地——一个农村少年在北京做快递员、用分期付款偿还自行车费的故事。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，海外汉学家以跨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、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，既让读者重新发现了习以为常的文化，也以平实、真诚的个体叙事，展现了生动立体的中国。

书中其他文章也体现了这种特点：布隆迪学者写中布友谊小学的琉璃瓦在雨中泛着青光，教室里飘出《茉莉花》的旋律与非洲鼓的节奏——这是感受；阿富汗译者韩迪写中阿快线带来的货运便捷、中国与阿富汗贸易进入快车道——这是事实；有人写龙的形象“角似鹿、头似驼、眼似兔”——这是文化知识；写中国学者反对将龙译作Dragon——这是现实关切。感性与理性融合，让这些文章既有打动人心力量，又有令人信服的依据。

汉学家有一双“陌生的眼睛”，中国作家也需要学会借用——不是变成外国人或强行模仿外国人视角，而是学会跳出自己文化的舒适区，用一种“假如我是一个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外国人，我会看到什么、感受到什么”的方式来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。《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》不单是一本书，更是一面镜子。它让中国读者从世界视角重新看见自己，也让中国作家思考：当我们的作品要跨越“山海”的时候，如何为世界读者呈现一个真实、立体、当下的中国。

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揭晓

本报电（记者张鹏禹）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奖名单近日揭晓。张者的《天边》、宝树的《未来故事》和叶兆言的《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》分获长篇小说首奖、中篇小说首奖和短篇小说首奖。这是记者从浙江省作协《江南》杂志社获悉的。

出生在浙江杭州富阳的著名作家、抗战烈士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。郁达夫小说奖每两年举办一届，本届郁达夫小说奖于今年3月启动作品征集，最终有多部作品脱颖而出。

除首奖作品外，路内的《山水》和王尧的《桃花坞》获得长篇小说奖，沈念的《歧园》和马家辉的《苏屋邨的阿风》获得中篇小说奖，池上的《如果海水可以分开》和肖江虹的《去荒野》获得短篇小说奖。

礼赞工匠精神，书写中国力量

本报电（苏墨）“礼赞工匠精神，书写中国力量”报告文学创作研讨活动近日在京举行。会上，中国工人出版社联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共同启动“中国力量·大国工匠”和“中国力量·大国智造”两套主题丛书创作出版工作。

“中国力量·大国工匠”丛书围绕10位2025年“大国工匠年度人物”，在原“大国工匠人物传”丛书基础上推陈出新；“中国力量·大国智造”丛书拟推出第一辑10册，覆盖10个国家重点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领域。丛书计划于明年陆续出版发行。

丛书邀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、一级作家徐剑担任主编。创作队伍中包括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，同时吸纳部分有创作潜质的职工文学创作者参与写作。

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何向阳表示，千千万万高技能人才、科研工作者扎根车间厂房、坚守重大工程现场，他们的奋斗、求索与创造，正是现实题材文学值得深度开掘的宝贵矿藏。中国作协将继续发挥重点作品扶持、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等平合作用，大力扶持现实题材创作，进一步加强与中华全国总工会、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协同联动，共同推动工业题材文学繁荣发展。

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高洪波说，希望参与创作的作家真正沉到产业一线，创作出有温度、有筋骨的作品，把“中国力量”系列打造成立得住、传得开、留得下的精品力作，让大国工匠的故事激励更多人，让大国智造的力量鼓舞更多人。



观众参观展览。

本文配图均由李 鹏摄

构筑一座精神的珠穆朗玛

——评赵剑云《亮晶晶的珠穆朗玛》

海 飞

也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，它成了考验勇气、责任和传承的“课堂”。在这里，乐小山要面对冰裂缝的致命危险，也是在这里，他亲眼看到了爸爸和他的同事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。科学精神，就这样从抽象的概念，变成了具体的人和事，变得可以触摸、可以感受。

作者很会写故事，尤其擅长把科学和文学之美融合在一起。那些专业的科学术语，到了作者笔下，都变成了生动的比喻——冰芯是“地球的无字天书”，云雀是一只“高科技小鸟”。孩子们读着这些文字，不知不觉就走进了科学的大门。

整本书之所以吸引人，在于它始终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世界。科学知识不是生硬地塞给读者，而是融在故事里自然流淌出来。比如爸爸用“时间胶囊”来

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出版人、作者、读者意识到，儿童文学应该给孩子们讲“大科学”、讲“大故事”。这不仅是要讲科学知识，更是要把科学探索背后那种不畏艰难、追求真理的精神，把一代代人接力奋斗的家国情怀，用孩子们能懂、爱看的方式呈现出来。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赵剑云长篇儿童小说《亮晶晶的珠穆朗玛》，正是这样一部用心之作。

作品以珠穆朗玛峰科考实践为叙事根基，通过12岁少年乐小山的视角，把严肃的珠峰科学考察和少年乐小山的个人成长巧妙地融为一体，让我们看到，原来科学故事可以这么动人，成长旅程可以如此壮阔。

这本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，是它把看起来“高冷”的冰川科考，变成了一个热气腾腾、有血有肉的成长故事。对大多数孩子来说，“冰川钻探”“冰芯分析”这些词可能既陌生又枯燥。但在书里，钻机的轰鸣成了乐小山理解爸爸为什么总不在家的钥匙；从冰芯里读取数据，变成了他和地球古老历史的一次神奇对话。那座海拔6350米的科考营地，